

花火

陌上花开
文学系列

玲珑歌

LONG LING GE

玄衣 著

终将有一天，
没有仇恨，没有分离，
唯有两世情长，
生死共天涯。



晋江、91、起点
三强鼎力·携手大神

蜀客

王牌推荐

他坐拥天下野心勃勃
错点鸳鸯迎娶仇敌之女
她貌似纯良睡毗必报
落花有意岂容流水无情
采花女贼+少年宰相
情逢对手
古言史上第一遭

最偶像的实力派写手玄衣完美呈现

一场旗鼓相当的情义较量，
一段谁也无法逃离的背叛。

版社
21



玲珑歌

玄冥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玲珑歌 / 玄宓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91-7076-3

I. ①玲…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0283号

玲珑歌/玄宓 著

责任编辑 王 军 张 周

特约编辑 吴红玲

责任校对 瞳 瞳

封面绘制 非 墨

装帧设计 柴 华

美术编辑 钱巧巧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0 册

开 本 165mm×235mm 1/16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76-3

定 价 24.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3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这世间所有好与不好的一切，都仿佛是在等我遇见你。

天下第一萌夫



《花火》工作室十年来唯一一本将幸福之泪沁入纸浆的“心灵治愈秘籍”
五位首席主编钦定【天下第一萌】番号！

《桃之夭夭》超火爆5A级人气连载秘作！

恶意卖萌者死！

她本只想秉着“三虫一体”的精神混日子
却不承想被他像只小狼狗一样霸道地一口叨上

书名：《天下第一萌夫》
作者：悦薇
系列：陌上花开
定价：24.00元
开本：16开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这是一本用爱写就的故事

亦是天下最善良、最温暖的小说
这世上爱你的人那么多，那么多

你，发现了吗？

他对这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却在她到来的第一个瞬间安静地睁开了眼睛。

一个人幸与不幸，着实与钱财无关，与命运无关，
唯与爱，相生相随。

因为被深爱，他终于奇迹般地开口，天下之间第一句话，
叫的是她的名字。

爱能创造奇迹。

她生平无甚大志，唯求“三虫一体”过一生。

啥？不知道啥叫“三虫一体”？

咳，乃集睡虫、懒虫、米虫于一身是也！

啥？嫁个少年痴呆症患者？

咳，只要无碍于她实现上述终极人生目标，无所谓啦。

啥？生个大胖小子？

咳，传宗接代乃人之常情……

可这送子观音接二连三来光临是咋回事啊？

当苦逼的女主遭遇穿越，什么不受父亲待见，被姐姐欺负都是小意思！啥？代替姐姐嫁到有钱有势的镇国公府？OK！啥？嫁给那个传说中的呆傻三公子？O……K！啥？那傻子叫东方萌？噢！





著：步玲珑

开：16开

定价：23.00元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她绝地重生，三千痴缠终陌路。他步步为营，宁负她不负天下。

花火策划大神烟罗 + 小狮蓄势5年首开【古言重生】题材

量身定做同名原创主题曲《锦凰》、广播剧！

试听地址：<http://weibo.com/1747100652/xpGbMw2B0>

精彩片段：

浮生如梦，六年痴恋换来绝情心——

她摸索着找到那双手，轻轻握住了，忍住从喉咙泛上来的腥甜。她拉着他的手到了自己的腿上，忍着痛笑道：“晔哥哥，你看，腿废了，眼睛瞎了，爹爹倒了……皇位、兵权、心爱的秦瑶，你要的已经全部都有了啊……”

你要的都有了，你还想怎么样呢？

那手，冰凉，被狠狠地抽了回去。

他的声音发狠：“我不会让你死。”

再世为人，只想让你偿还前世情债——

青画扬起笑正视墨云晔打量的目光，被他盯着，她身上还是会有些毛骨悚然。

墨云晔收回目光，替自己斟了杯酒小酌一口，“郡主，我们可曾见过面？”

青画的手极小地抖了抖。

墨云晔近乎温煦地看着眼前这个自作聪明的猎物。

青画强笑：“王爷记错了。”

“如此，是云晔冒昧了。”

从此嗔恨痴念，皆化为寸寸相思——

“一条命，不够赔。”青画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她只是茫茫然回头，仿佛又见着了那等待三月芳菲毒发的日子。她的手无意识地放在了下腹，抬起头的时候眼泪落到了手上，“墨云晔，你欠我的不是一条命！”

墨云晔一愣，顷刻间眼睛里先是不可置信，继而是满溢的震惊。他陡然向前一步，张口却没有发出声音，只有满脸的绝望——有什么东西碎了，再也拼凑不起来。

内容简介：

前一世，她叫宁锦，有幸得到他的深爱，然而他为获权势与地位，不惜以毒相逼，残害宁家满门。这一生，她重生为一介痴儿青画，不是为爱而奔赴，只为一报前世情仇。

两人皆为对方的棋子，走错一步便是满盘皆输，然而在这盘棋局里，他屡次出手相救，却又屡次想杀她灭口。她步步紧逼，只为毁灭他的一切，却敌不过最初的爱意纠缠。



目录

◇第一章
苏家有女，貌似纯夏 001

◇第二章
巧遇扳指，初起疑心 017

◇第三章
冤家路窄，狭路相逢 039

◇第四章
废弃破庙，调戏相爷 057

◇第五章
药池再遇，春光乍泄 073

◇第六章
点错鸳鸯，相爷暴怒 089

◇第七章
荒唐洞房，哭笑不得 113



目录



◇第八章

销魂药草，春风一度

133

◇第九章

妖孽师傅，争风吃醋

153

◇第十章

醋海无边，欲说还乱

179

◇第十一章

意外受伤，初见真心

207

◇第十二章

两情缱绻，月满天际

231

◇第十三章

真相初现，黑暗将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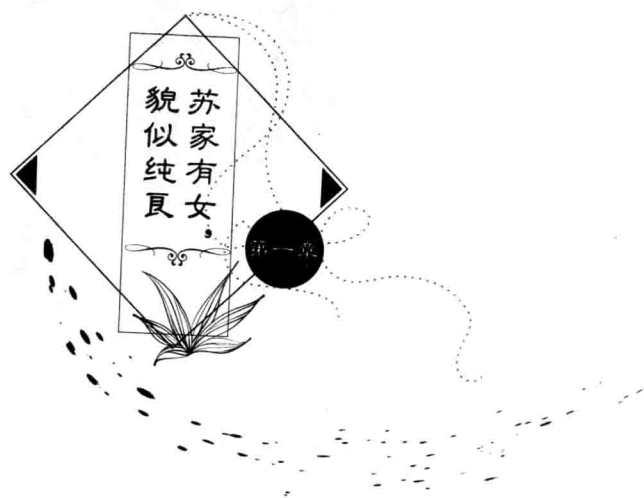
259

◇第十四章

渺茫之路，终有归途

287







京城这夜的风尤其凛冽，呼啸着掠过街巷，间或吹落支在雕花木窗边的木条，发出沉闷的声响。此刻已是子夜时分，街上唯见更夫一人，而那打更的老者大约也是乏了，懒散地边走边打哈欠，只是在他脚步略微顿下的一瞬，忽而有条黑影自身边蹿过，他惊得朝后一跳，还未醒过神，又虽不及防被人撞了一下。

“哎哟——”他揉着腰，龇牙咧嘴。

年轻的女子扭过头，随即自腰间丢出一锭元宝：“惊扰了，老人家。”声音悠然，别样好听。

更夫赶紧低头去捡钱，忽而又意识到什么，果然，再抬头时，又不见了女子的身影。

这女子身轻如燕，夜风掠过，留香阵阵。然而，她突然又顿下步子，秀眉微皱地看着前方空无一人的街道。

原本一直跟踪的人，突然就失去了踪影，这种感觉可不太好。

锦夜觉得，自己或许被人当猴耍了。前面被跟踪的男子步子始终不急不缓，偶尔会刻意停留，像在等着自己跟上去。明明是她伺机而动，却莫名其妙地颠倒成了我在明敌在暗的状况。

此人好生厉害，她在烦躁之余不由得生出些佩服来，想这名唤阿楚的青年进了她苏家赌坊短短一年的工夫，就从名不见经传的伙计直接跃到了大掌柜的位置。爹对他的信任日趋上升，就连这次秘密的举家迁京都都不忘带上他。

可她就是觉得他浑身上下透着古怪，尤其是这会儿来不及置办府邸，才刚在京城寻了个客栈，每每入夜就寻不见其身影，鬼鬼祟祟不知在做什么……

一念及此，锦夜愈加怀疑起来，脚步连带着加快。身边有孩童奔跑嚷嚷，她一时不备被撞了个正着，也幸而她身怀武艺并不似寻常深闺女子孱弱，脚尖一点就堪堪稳住了身形。只是这一耽搁就真不见了前面人的身影。

一直走到月冷路清四周寂寥之际，都茫茫无果。她顿足，陪伴她的唯有自个儿的倒影，被月色拉得长长的，耳边传来树叶被风吹得窸窣窸窣的声响，像在嘲笑她的愚昧。

“阿楚，阿楚！”忍不住喊了两声，顿觉无味，锦夜青了脸，很是不甘，自己

什么时候被一个人耍得这般狼狈过。

她顿时有些心急，偏偏老天也同她开玩笑，夜风袭来，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怎么会如此的倒霉！任她平时再温柔的伪装，都忍不住低声咒骂，拎着裙摆匆匆忙忙地朝前跑，老天爷却不放过她，雨势愈见迅猛，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溅起的泥水脏了裙摆，湿了鞋袜，她都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心中唯一所想便是找个有屋檐的地方躲一躲。可拐来拐去都是造型诡异的围墙，唯独不见避雨处，她摸摸身上的衣料，白色上衣已经被雨水打湿，不用看都知道自己的狼狈模样。

锦夜心里又羞又急，双手环着胸口贴墙拐过最后一个弯，终于见到了曙光——

朱漆大门外挂了两串长长的灯笼，白玉阶梯煞是显眼，琉璃彩瓦铺满的屋檐下，站了四五个身姿婀娜的女子，此刻正围在一块儿唧唧喳喳说着话。

锦夜也顾不上细看，跑过去就贴到门壁上，心里还在犹豫是否要打扰一下主人家借个干净衣裳。而那几个女子见来了陌生人，不由得纷纷斜眼朝她这边看过……

无法忽视那几道眼光，锦夜也只好礼貌性地笑一笑，谁知才转过头就愣在原地，她原本只道是寻常姑娘来躲雨，哪里料到会碰上这么几个美人儿，这眉眼，这身段，怎么看都是百里挑一的吧……

她这厢正在惊艳，大门就没有预兆地打开了。

出来两个黑衣男子，一高一矮，两人均是壮硕身材，一看便是练家子，高的那个点了点人数后长舒一口气：“这次总算人齐了，等了半天，丁尚书都快急死了。”

另一人目光触及锦夜后眉头一皱：“你是哪个妈妈手下的头牌？”姿色这么普通，说是中人之姿都算抬举她了。

锦夜本就不是养在深闺的女子，很快就听出了猫腻，脸色一白，扭头就走。无奈对方动作硬是快了一步，她脚尖还未步下阶梯，双手就叫人捉住。尤其是他硬邦邦的指关节还扣在她腕间内侧的穴道，又酸又麻，半分力气都使不出。

后头的女子则是幸灾乐祸地看着她出丑，不时有尖锐的嬉笑声传来。

锦夜牙一咬，眼眶半红，一滴眼泪要掉不掉地挂在睫毛上，几乎是以弱者的姿态乞求：“两位大哥，我只是来躲雨的，放我走吧。”她本就长了张低眉顺目的脸，如今头发又被雨水打湿，贴在苍白的脸颊上，愈加楚楚可怜。

闻言，两人互看一眼，半信半疑：“你真不是我们等的人？”



这时，后头的人儿又开始唧唧喳喳——

“我早听说春霖阁的花魁最自命清高，如今看来，倒是不假，你说你人都来了，还在那边矜持什么，看了就让人讨厌。”

“姐姐说得是，你瞧瞧，她本来就姿色平庸，还敢自称花魁，真是叫人笑掉大牙了。”

这一边，锦夜的心拔凉拔凉的。

注定是难逃一劫啊……

锦夜觉得今日自个儿的运气实在有些背，不但被人误认为是勾栏院的姑娘，甚至还要委曲求全地对着陌生人下跪，尽管十九年来屈膝礼行了不少，可这般直条条的羞辱，却是第一次。

她方才进来时直觉想抬头，下一刻就被人从后背狠狠一巴掌拍下去，膝盖硬生生地磕在黑玛瑙铺成的地上，痛得她咬牙切齿。

“不许说话，也不许放肆。”先前领路的那个黑衣人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她的头抵到地面，然后拽着她脖颈拉起来，如是反复了两次。

锦夜恨得几乎要咬碎一口银牙，愤怒和耻辱刷的一声就燃烧起来。

她苏锦夜此生只给两个人磕过头，一是她爹，二是她娘，连老天爷都不能让她妥协，可当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此奇耻大辱……双手被反剪，她情绪太过激动，控制不住地瑟瑟发抖，若不是余光瞄到周围整齐排列的护卫，她真想豁出去折断身后那人的手，叫他后悔当下的所作所为。

后面进来的几个花娘见此场景，还以为这看起来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家碧玉被吓到了……同时感受到此时此刻可怖的氛围，一个个跪得比谁都快。

“好了好了，别磨磨蹭蹭的，都把头给我抬起来。”有个男人怪里怪气地开口，声音很是不耐烦。

锦夜微微弯曲着身子，长发恰好掩住胸前半透明的布料，也不敢直接正视前方，稍稍将低垂的眼眸抬高半分——

猝不及防，视线所能触及的狭隘范围内就映入一只手，指尖莹白，纤长清美，大拇指上扣着翡翠扳指，半透的浅绿恰到好处的点缀，竟衬得那手半分瑕疵都寻不到。

可能是个女人吧……锦夜抿着唇，一时之间也有些不肯定。

锦夜正猜测之际，耳畔倏然传来尖锐的抽气声，接着是长长一声惊叹，就这么

毫无征兆地划破沉寂。听到动静，锦夜悄悄侧过头，心里很是讶异，没想到跪在她右侧的女子竟然敢这么大胆，从自己这个角度望过去，都能看到其脸上精彩充分的状况——

三分不可思议，七分……惊艳。

锦夜还在琢磨对方的表情，驻守一旁的护卫就一把拽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拎了起来，捉小鸡一般，那股子狠劲看得她暗自诧异，这些人都是谁训练出来的，面对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儿都能下得了手……

“拔了舌头。”先前听到的说话嗓音再一次响起，顿了顿，换上谄媚语调，“严大人，下官一时疏忽，让这贱民放肆了，您别介意，一会儿我让剩下三个让您好好乐乐。”

歇斯底里的尖叫很快传遍了整个厅堂，夹着绝望的哭喊和挣扎嘶吼。

锦夜听着对方指甲深深划过黑玛瑙地面上那毛骨悚然的声音，觉得背脊都凉了，倒也不是同情那女子，只是一想到若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呢……她纵然平日接触的地痞流氓形形色色，可却从未碰到这种动起私刑来熟门熟路的人家，一时之间还真有点害怕。

左边的那三个女人早就被逼到了崩溃边缘，本想着今晚揽了个好活，能去贪官污吏家发笔横财，哪里晓得这一趟竟是让半只脚都踏进了鬼门关。这不，一下子就昏了两个，仅剩下的那一个趴在地上，抖得像筛糠一样。

“你，抬起头来。”

锦夜一顿，慢吞吞地直起身子。

同一时刻，硕果仅存的美人儿开始拼命地磕头，口里含混不清：“大人，求您高抬贵手，求求您，求求您了……”那头磕得砰砰直响，血水和眼泪搅合在一起，弄得原本光洁的地面污浊不堪。

不过这次的号叫并未持续很久，训练有素的侍卫很快解决了问题。

眼下很明显是不利的场面，她一人，对方……数人。

锦夜闭上眼，如今她真的想知道方才那昏过去的两人是何下场，若只是被毒打一顿，她也认了，只可惜厚重的门帘挡住所有视线，任她暗地里眼珠子转得再溜，都探不到半分情况。

“丁尚书，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好戏？”淡淡的口气，略低的嗓调，明明是很寻常的问句，听上去却又隐隐夹着压迫感。

对方慌了神，连忙解释：“下官特地从京城最红的五大花楼里挑了头牌，个个



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绝色佳人，谁知道居然这般吵闹……”停了半刻，又像是突然看到了什么，大声喝道：“这丫头是谁，刚刚谁把她带进来的？！”

立于锦夜背后的黑衣人犹豫了一下快步上前跪下：“回大人的话，是小的带进来的。”

锦夜冷冷一笑，不免有些幸灾乐祸，自己本来就是误打误撞过来避雨的，哪知道这守门的如此荒谬，随随便便就能拉一个不相干的人进门。从他们的对话里就听得出均是身居高位的官员，若不巧她是个刺客之类的，这黑衣人的下场怕是死十次都不够了……

显然，那丁尚书也是这般想的，笨拙地从旁抽了一把剑就指向他：“本官从春霖阁定下的花魁怎么不在这里，你好大的胆子，来历不明的人也敢带入严大人的别业！”

黑衣人惶恐：“小人该死，小人该死，本来看这丫头长的一脸苦瓜相，也觉得不太可能是花魁，但小的其实也没见过春霖阁的头牌是长什么模样，所以就……”

她哪里长了苦瓜脸？！锦夜掐着手，对此人的不满又多了一分。

“你还敢顶嘴！”

装模作样的官腔，一股子狐假虎威的味道，这个丁尚书还真是没完没了了，再加上黑衣人结结巴巴的辩解求饶，她越听越闹心，恨不能冲上去一人一记手刀，打昏了了事。

“够了！”正主儿总算发话，紫金灯盏重重砸在地上，裂成了好几块，大堂内霎时寂静无声……良久，才传来指尖敲击在桌面的声音，一声一声，由疏至密，最后戛然而止——

“你，会不会唱曲儿？”

“不太会。”锦夜小声地应道，很是不习惯这矛头怎么突然又回到自己身上。

那人像是没有听到她的回答，依旧霸道：“来人，备琴。”

“是。”

很快，雕工细致的古琴就被搬至面前，锦夜额头渗出冷汗，略一斟酌，咬牙道：“小女子面薄，不习惯在这么多生人面前献丑，还望严大人能够……”欲言又止，她停得恰到好处。

“依你，都滚出去。”

“严大人，下官认为这样不妥……”

“滚！”众人惊恐，争相逃走。

锦夜很是意外，这来头不小的大人物居然会由着自己逾分，更叫人觉得古怪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慵懒悦耳，反倒生硬如绷紧的弦，一扯就断。

待到大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她终是抑制不住好奇，悄悄地抬起头来。

藏青色的朝服还未褪下，因着他坐姿闲散，绣着浅金流纹的衣摆有些凌乱。墨发半束，大部分倾泻至太师椅背上，与窗外夜色相映成辉，眼眸半合，薄唇紧抿。

极为年轻的脸，却是恰好介于少年与男人之间的容貌，尽管此刻眉心紧皱，面色苍白，但……无损其半分美貌。锦夜忍不住暗自轻叹，如此倾城之色，又不显脂粉气，上苍实在太眷顾他。忽而就明白方才那花魁看到他时为何会失态，这严大人何止是令人惊艳，单单是这副皮囊就足以让全天下的女子自惭形秽到死吧！

她转了转眼珠子，看方才那丁尚书的谦卑姿态，这家伙定是身居高位的重臣。

或许是察觉到对方的眼神太过放肆，严子湛倏地直起身，冷冰冰道：“你想落得同她们一个下场，我可以立刻成全你。”美眸淡淡扫她一眼，随即又再度合上。

听了他的话，锦夜反倒镇定下来，他若是存心想杀她，方才就会直接唤护卫了，既然出口威胁，也就表明眼下她能起到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她究竟能帮到他什么呢……

锦夜疑惑，视线再度上移，见其眉间褶皱痕愈加明显，按着太阳穴的指尖都已泛白，不由得恍然道：“大人，小女子曾学得一清心曲，可缓头痛之症。”

“弹。”他丢出一字，耐心已被逼至临界处。

“但是……请容小女子再提一个要求。”锦夜抖着嗓子，尽量让自己听上去楚楚可怜一些，“小女子家境贫寒，生计全靠老父开在街角处的豆花摊来维持……”还未说完，她的额角就被什么异物砸中，翠绿色的扳指滴溜溜滚在了脚边。

严子湛额角青筋都快绽出来，头痛欲裂，这个女人还在那边变着法子勒索，若不是临时叫琴师还需费上点时间，他早让人剁了她四肢拿去喂狗了。

她又不是要钱！锦夜捂着脑袋，一鼓作气地说完：“老父身子不好，但求大人能饶小女子一命。”额头大概是可以预见的青红一块，她一边死命瞪着那只扳指发脾气，一边双手挪至琴弦上——

倏然，有人匆匆忙忙地跑进来：“严大人，九王爷来访。”

“大、大人，九王爷已在外厅等候！”见严子湛依旧合眼假寐，侍卫不得已，硬着头皮又重复了一遍。

“病恙，不见。”

“但、但是……”侍卫战战兢兢地趴在地上，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一边是权



倾朝野的宰相，另一边是执掌兵权的辅政王爷，眼下无论得罪哪一边都是死路一条。

居然连皇亲国戚都能拒绝得那么干脆，锦夜难掩惊讶，不着痕迹地再度打量他一眼，见其脸色愈来愈难看，她不敢再耽搁，匆匆低下头，谁知手指才刚接触到琴弦就有寒气上涌，冰凉透骨的感觉很快沿着指尖缓缓蹿入四肢百骸。

往生琴！

她反射性地缩了手，顿感毛骨悚然，此琴实乃金丝楠木和寒冰玄铁制成，琴弦锋利坚韧，寻常女子难以驾驭，即便戴上指套都会被其所伤，年少时她曾随父亲赴一场宴席，亲眼见一乐师因被迫弹奏此琴而废了一双手……之后，血渗满琴身的场景让她接连做了好几天噩梦，甚至还一度荒废了琴技。

实在算不得愉快的记忆再度浮现脑中，锦夜咬着唇，手僵在了半空中。

严子湛深吸一口气，再无半分耐心，“辟歧。”

“属下在。”高大身影从阴影处走出，步步逼近。半边残缺脸孔浮现出被火灼伤的痕迹，大片疤痕蔓延到脖颈处，这个被唤辟歧的男子眼神似死水，就连说话声音都不带丝毫温度。

嗅到不同寻常的威胁，锦夜弓着背，防备性姿态，姑且看看他会如何处置她，若是真逃不了这一劫，她自然也不肯坐以待毙。

脚步声极有规律，仅仅一步之遥，仅仅从呼吸声判断，她就明白对方的武艺绝对在自己之上。

下一瞬，辟歧毫不顾忌地出手，锦夜反应极快地偏了头，一手撑地，看似狼狈实则轻巧地躲过一劫。无奈正欲站起时裙摆钩住了琴弦，她惊呼一声，失了重心——

顷刻，布帛撕裂的声音清晰传入在场三人的耳中。

月白长裙从大腿中间部分裂开，斜斜地横过膝盖，光洁双腿一览无余。

锦夜只觉血液直往脸上冲，此刻饶是镇定如她都失了冷静，一手抱着膝盖蹲下，一手慌乱地想要捞回钩在那里的布块。

严子湛眯眸，看她半伏在那里，狼狈如斯，骨子里缓缓滋生快意，就连原本难以忍受的头疼都好了许多。这个貌不惊人的女子，不讨饶不逃跑，故作镇定又难掩倔犟，不得不说，他有好久都没有碰到这么有趣的猎物了。

“也许，你值得我破例。”他略弯下腰，一把扯住她的长发，加重手上力道，逼得她不得不仰高头直视他。

那一刻，锦夜清晰地见到他眼中的残忍，那么美丽的眼睛，长眸浓睫，却意外适合嗜血神采。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她忍受着头皮传来的剧烈痛楚，寻思许久，倏然哭出声音来：“大人，请饶了小女子，小女子贱命一条，不足以污了大人的手，求大人饶命，求大人饶命……”她涕泪纵横，号啕大哭，懦弱的样子几可乱真。

“辟歧，拖出去。”严子湛忽然就没了兴致，嫌恶地甩开手。

“是。”

锦夜垂着脑袋，双腿蜷曲，一动不动地任人摆布，白皙皮肤被凹凸不平的黑玛瑙地面划出道道伤口，鲜血争先恐后地涌出，染红了她手里紧拽的裙摆。

“严相不是抱病在床吗，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兴致？”闲散自得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严子湛撇了下嘴角，冷冷盯着不请自来的青衣男子。

“啧啧，你不是向来喜欢旁观的吗？怎么这次居然亲自动手折磨起弱质女流来了……”迟玥恒展开纸扇挡在鼻前，这满室的血腥味闻了真叫人不舒服。

“九王爷。”辟歧经过他身边，弯下腰。

“啊，你眼下不方便，就免礼了吧。”迟玥恒好奇地瞅了一眼那个衣不蔽体的女子，她整个人都死气沉沉，仅靠着单只手臂被人拽住，在地上拖行而走。拐过半路拦路的古董花瓶时，辟歧也不知道躲避，就这么硬生生让她的腿弯撞上下头的檀木架子，紧接着花瓶摇摇欲坠，片刻砸在她身上……

嘶——一定很疼。

迟玥恒倒抽一口凉气，那女子却突然动了动，他不经意撞上她的眼睛，只一瞬间，就被其中遍布的杀气给骇到，那么强烈的情绪，就连黑色的瞳孔仿佛都染上了赤红，蠢蠢欲动的仇恨叫嚣着，几乎就要破茧而出。

他愣了半晌，随即快步走向严子湛，冲着后者古怪地笑了笑。他真的有预感，若是这女的今天侥幸活下来，那么严大宰相终有一日会因为她而饱受摧残。

严子湛继续歪回到太师椅上，讥讽道：“九王爷好像很空闲，终日无所事事就晃到臣的别业来。”

“非也——”迟玥恒啪地收拢折扇，“本王先去了相府，发觉那么华丽的大宅子里居然冷清得很，这才料定你在这里。”

严子湛微挑眉，皮笑肉不笑地道：“不知道九王爷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当。”他随手拖了把椅子，坐得潇洒，“本王只是来同严相叙叙家常罢了。”

严子湛按了按眉心，不耐道：“九王爷有话直说便是。”

迟玥恒也不恼，微微一笑：“不知道昨日早朝的那批奏折严大人辅佐皇上批完了没有？是否对沧州水患一事有所印象？”

严子湛直起身，左手摩挲着袖口，慢条斯理地道：“臣似乎没有看到过这张折子。”

“是吗？”迟玥恒垂下眼眸，声音一下子冷了几分，“皇帝年纪尚幼，严相身兼太傅一职，不该由着他闹性子，怎可拿国家大事当儿戏，连奏折都会弄丢！”

严子湛冷笑一声：“此事九王爷不必推给其他人，事情的真相是怎样，你我心知肚明。”

迟玥恒摇了摇扇子，似是自言自语：“严相怀疑本王，本王爷怀疑严相，你说说，这该如何是好……”顿了顿，他拍了下大腿，恍然大悟道：“莫非，都不是我们两个做的？”

“你如今拐弯抹角的功夫看来是更上一层楼了。”严子湛眯着美眸，连尊称都省了，直接道，“你若是怀疑那人，就该去他的府上闹，何必浪费时间在在这儿。”

迟玥恒夸张地叹了一口气：“内阁首辅宋正青那只老狐狸厉害得紧，本王也是想听听严相的意见。”

“我为什么要帮你？”严子湛按着额角，连看都懒得看对方一眼，自顾自地合上眼。

“理由很简单。”迟玥恒凑近，一本正经道，“有句话这么说，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严相与本王，绝对有结成同盟的必要。”

严子湛沉默，良久才轻笑道：“就不怕被我反咬一口吗？”

迟玥恒微笑：“宋正青觊觎严相的地位也不是一朝一夕了，孰轻孰重，严相应该分得清。”

“你错了。”严子湛唇畔扬起讥讽的弧度，“他觊觎的不是我的位置，他觊觎的是你迟家的天下。”

“那么严相你呢？”

“我？”

两人对视而笑，谁都没有接下话。